

莊子集解內篇補正

目錄

逍遙遊第一	一
齊物論第二	三〇
養生主第三	七五
人間世第四	八五
德充符第五	一三三
大宗師第六	一四四
應帝王第七	一七九

莊子集解內篇補正

逍遙遊第一

言逍遙乎物外，任天而遊無窮也。

補釋文：「逍音銷。」

遙亦作搖。

遊亦作游。

逍遙游者，篇

名，義取閒放不拘，怡適自得。

武按：本書讓王篇善卷曰：「逍遙於天地之間，而心意自得。」足明此義。蓋遊之

逍遙，喻心意之逍遙自得也。

天運篇云：「以遊逍遙之虛。」逍遙，無爲也。是欲心意之逍遙自得，重在無爲也。

而郭象云：「夫大小雖殊，而放於自得之場，則物任其性，事稱其能，各當其分，逍遙一也。豈容勝負於其間哉！」

郭氏此說，自樹一義則可，若以之釋本篇，則失其旨矣。本篇之旨在凝神，而神之能凝，在心意之逍遙，欲心意

之逍遙，則在無爲。人之不能逍遙者，有爲也。其所爲者，名也，功也，己也。此外則有有用之材也。故篇中揭

其綱曰，聖人無名，神人無功，至人無己，大樛無用。夫至於無名、無功、無己、無用，斯無爲矣，斯逍遙矣。故篇

中要之曰「其神凝」，結之曰「彷徨乎無爲其側，逍遙乎寢卧其下」。本篇之大旨，如斯而已矣。莊子恐人之不明

也，特借遊之說以明之。遊有大小，特設鸚鵡之喻以明之。鸚鵡自以爲遊之至而逍遙矣，然侷促數仞之高，搶

攘榆蓬之間，以視鵬之一舉九萬里，其遊固至小而有限也。鵬之遊較大矣，然必積九萬里之厚風，而後乃今摺

之以圖南，則其遊猶有所待也。夫遊有限與有待，烏在其能逍遙也？且鵬所適者南冥也，非能遊於無窮也，非

能遊於無何有之鄉也，猶之於有限也，又烏在其能逍遙也？此喻之以物也。更證之以人，由效一官以至徼一國

之流，其自視其德，亦猶鸚鵡自視其遊之至也。然日斤斤於效、比、合、徵，心之爲累亦甚矣，未若宋榮子不隨世之非譽而勸阻也。然尚有內外榮辱之見存，未若列子之乘風，灑落世務，超脫塵垢也。然必待風而後行，猶之鸚翼必待風而後舉，未若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氣之辨，以遊無窮而無所待也。而其所以能至此者，其功夫則在無名、無功、無己。能至於無己，則在己之一心，斯真逍遙矣。然桂以可食致伐，漆以可用致割，虎豹之文來射，獫狁之捷來格；人則以材之有用，恒召世之繫累。是能逍遙於心者，未必能逍遙於境也。又必無所可用焉，然後心、境兩適，無所遊而不逍遙矣。無所遊而不逍遙，然後能專精抱一，而神凝矣。斯旨也，文更舉證以明之。許由之辭天子，無名也。藐姑射神人，物莫之傷，無己而神凝也。四子使堯見之而喪其天下，無功也。而終之以大樗之無用。斯之爲文，由小以至大，由淺以及深，喻之以物，襯之以人，旁敲側擊，反托正喻，無非說明無爲之道而已。郭氏乃謂大小雖殊，逍遙一也，按諸文旨，豈其然乎！

北冥有魚，釋文：「本一作溟，北海也。」正釋文：「北冥，本一作溟，覓經反，北海也。」嵇康云：「取其溟溟無涯也。」梁簡文帝云：「昏冥無極，故謂之冥。」東方朔十洲記云：「水黑色，謂之冥海。」近人朱桂曜云：「王氏誤解釋文，以冥爲北海，大非。如其說，是北冥爲北北海矣。且下文「南冥」又何解乎？冥卽海也。」武按：王氏之誤，在刪去釋文爲首「北冥」二字，故「北海也」三字遂專訓冥矣。然朱氏謂冥卽海，亦大非。下文「窮髮之北有冥海者」，如朱氏說，是冥海爲海海矣。考說文：「冥，幽也。」從日、六，「聲。日數十，十六日而月始虧。」亦夜也。簡文昏冥之訓得之。十洲記云：「水黑色，謂之冥海。」以水言海，以黑言冥，非謂冥卽海也，冥僅表色而已。今就「北冥」二字言，北表方，冥表色，卽北方幽黑。

其義止此。釋文之釋爲北海者，以本文自釋爲天池也。故北冥、南冥，謂爲南北天池之名則是，謂冥卽海則非也。其名爲鯤。釋文：「鯤，魚子。」方以智云：「鯤本小魚，莊子用爲大魚之名。」正鯤，釋文：「徐音昆，李侯温反，大魚名也。」朱桂曜云：「鯤自有大魚之義，非莊子假借用之。」關尹子「字篇」能運大鯤大鯨。『孔子家語』鯤魚，其大盈車，卽以鯤爲大魚。文選宋玉對楚王問：「故鳥有鳳而魚有鯤，亦以鯤爲大魚。」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補鵬，釋文：「徐音朋。」說文云：「朋，鳥象形。風飛，羣鳥從以萬數，故以鵬爲朋黨字。」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玉篇：「運，行也。」案：行於海上，故曰「海運」。下云「水擊」，是也。正林希逸云：「海運者，海動也。今海濱俚歌，猶有「六月海動」之語。海動必有大風，其水湧沸，自海底而起，聲聞數里。」武按：『藝文類聚八，引莊子佚文云：「海水三歲一周，流波相薄，故地動。」此爲海運確證。』南冥者，天池也。成玄英云：「大海洪川，原夫造化，非人所作，故曰天池。」按：言物之大者，任天而遊。正按語謂「物之大者，任天而遊」，意是指鵬之遊能逍遙也，則與文意適相反。文寫鵬之將徙天池也，甚難而有待。待海運，待颯風，而後水擊三千，而後搏上九萬，翼莫天闕，息須六月。如此種種，乃極寫鵬遊之不逍遙，以反襯神人之逍遙，所謂背面敷粉法也。故按語非是。齊諧者，志怪者也。司馬彪云：「齊諧，人姓名。」簡文云：「書名。」補諧，正韻音骸。釋文：「齊諧，戶皆反。」又云：「怪，異也。」周禮：「外史掌四方之志。」鄭注：「志，記也。」武按：言齊諧者，記載怪異之事者也。以作書名爲允。俞樾云：「按下文「諧之言曰」，若是書名，不得但稱諧。」然文心雕龍有諧隱篇，是諧卽隱也。劉向新序，言齊宣王發隱書而驗之。齊諧，卽隱書之類，亦卽齊之諧書也。書名諧，何得不可但稱諧。

乎？諧之言曰：「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崔譔云：「將飛舉翼，擊水踉蹌。」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崔云：「附翼徘徊而上。」爾雅：「扶搖謂之颯。」郭注：「暴風從下上。」補搏，釋文：「徒端反。」郭慶藩曰：「文選江文通 雜體詩注引司馬云：「搏，圍也。扶搖，上行風也，圍飛而上行者扶搖也。」說文：「搏，以手圍之也。」武按：扶搖，卽下文羊角風。此風之勢，扶疏搖曳，曲行而上，如羊角也。鵬亦隨風勢圍轉而上飛，所謂搏也。章炳麟謂字當從「搏」，崔說得之。不知搏者拍也，搏亦有拍義，於義較完，不須從「搏」也。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成云：「六月，半歲，至天池而息。」引齊諧一證。補「六月」字，伏下「大年」「小年」句。野馬也，同馬云：「野馬，春月澤中游氣也。」成云：「青春之時，陽氣發動，遙望鼓澤，猶如奔馬，故謂之野馬。」正自此句至「則已矣」，就齊諧所言之九萬里，說明其高之形狀。野馬者，乃高九萬里內游動雲氣之形也。呂覽云：「至亂之世，其雲狀有若犬若馬。」又云：「其狀若衆馬以鬪，其名曰滑馬。」前漢書天文志云：「石氏見槍雲如馬。」以此證知野馬爲言雲氣，猶之呂氏所云之「滑馬」也。下文「絕雲氣」，卽指此，故郭訓爲遊氣。崔云：「天地間氣如野馬馳」，爲得其旨。司馬與成僅就澤氣言，與上之「九萬里」，下之「天之蒼蒼」，不相應矣。塵埃也，成云：「揚土曰塵。塵之細者曰埃。」補釋文：「埃音哀。」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成云：「天地之間，生物氣息，更相吹動。」按：漢書揚雄傳注：「息，出入氣也。」言物之微者，亦任天而遊，人此義。見物無大小，皆任天而動。「鵬」下不言，於此點出。正按語非也。郭慶藩云：「既言鵬之飛與息各適其性，又申言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，蓋喻鵬之純任自然，亦猶野馬、塵埃之累動而升，無成心也。」郭氏謂「鵬之所馮以飛者」，疑誤。武按：此說與王氏按語相類。本文正寫鵬南徙時之情狀，尚未涉及物各適性一層，如忽插入此義，則上下文意不貫。莊子文不如是駁雜也。且以「生物」

句總承「野馬」二句，亦欠分曉。至郭象謂「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」，說原不誤。蓋莊子欲寫鵬搏上九萬里之高，須寫天之高。然天之高不易寫也，特寫輕虛而居上層者，狀如野馬之雲氣也；其下，則浮空之塵埃也；又下，則生物相吹之息也。有此三層，則天之高見矣。鵬升乎三者之上，而馮之以飛，則九萬里之高見矣。此三者，即所以成風者也。先提於此，以爲下文風之伏筆。而人自下仰望，所見蒼蒼者，即此三者之色也。三者原無色，厚則有色，如水原無色，深則有色，色亦蒼蒼然也。色爲三者之色，而非天之正色也，故下接以「天之蒼蒼，其正色耶」之疑問辭也。如此解，則上下文意一串矣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！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！其視下也亦若是，則已矣。其，謂鵬。是，謂人視天。鳥在九萬里上，率數約略如此，故曰「則已矣」，非謂遂止也。借人視天喻鵬視下，極言搏上之高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補自此至，將圖南，說明必須九萬里高之理由。其中以水喻風，以芥與杯喻鵬，喻中之喻也。則其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支遁云：「謂堂有坳埳形也。」補坳，廣韻：「於交反，地不平也。」集韻：「窠下也。」則芥爲之舟，李頤云：「芥，小草。」置杯焉則膠，崔云：「著地。」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，王念孫曰：「培，馮也。」周禮馮相氏注：「馮，乘也。」鵬在風上，故言馮。培，馮音近義通。漢書周勃傳，縹封蒯城侯，顏注：「呂忱蒯音陪，楚漢春秋作馮城侯。」是培、馮音近之證。」正王念孫之說太迂曲。武意「培」當爲「摶」之誤，字形相差甚微，易誤也。人間世「自摶擊於世俗」，則摶者擊也。文意謂背負青天，已居於風之上，而後乃今以翼擊風而飛，猶前之水擊三千里，亦以居水之上，以翼擊水而飛也。且「摶」字與上「搏」字相應，搏亦有擊義，特爲圓勢耳。如此，則文意前後相順。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，同

馬云：「天，折也。闕，止也。言無有折止使不行者。」補釋文云：「一讀以背字屬上句。」武按：此「背」字，承上「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」之「背」字來，其爲鵬之背而非風之背明矣，故當屬此句。而後乃今將圖南。謀向南行。借水喻風，唯力厚，故能負而行，明物非以息相吹不能遊也。補玩兩「而後」字，足見鵬飛之不易而有待，必待至九萬里之高，而後

乃培風；必待無天闕，而後將圖南。以此可知物之大、飛之高且遠如鵬者，其遊實未能逍遙，反襯神人之逍遙，所搏者扶搖，反襯乘天地之正；所適者南冥，反襯遊四海之外；有待，反襯無待。無一不與後文針鋒相對，無一不爲後文設喻蓄勢。注中「明物」二句宜刪。蜩與學鳩笑之曰：釋文：「學，本又作鸞。本或作鸞，音預。」司馬云：「學鳩，小鳩。」

俞樾云：「文選江淹詩『鸞斯高下飛』，李注引莊子此文說之。又引司馬云：『鸞鳩，小鳥。』是司馬注作鸞，不作鸞。」補釋文：「蝸音條，司馬云：蟬。」武按：此段言蜩鳩之飛雖無所待，然數仞而止，其遊有限，以喻物之小者亦不能逍遙也。「我

決起而飛，李云：「決，疾貌。」補「決起而飛」，無待也，反映鵬之有待。槍榆枋，支云：「槍，突也。」李云：「猶集也。

榆枋，二木名。枋音方，李云：「檀木。」補釋文：「槍，七良反。榆，徐音踰。」武按：榆枋數仞耳，反映鵬之九萬里。時則

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，王念孫云：「則猶或也。」司馬云：「控，投也。」正成玄英云：「突榆檀而栖集，時困不到前林，

投地息而更起。」俞樾云：「其決起而飛槍榆枋也，有時能至，有時不能至。至則集於榆枋，不至則投於地。」武按：鳥類無論如何小，斷無不能飛集於樹之理。俞說殊昧物理，成則謂「困不到前林」，本文無此義，亦屬意增，皆由誤解「至」字爲至於栖集之所也。實則審上下文義，時者，時辰也。韓詩外傳九言雉云：「常囓梁粟，不且時而飽。」且，未定之辭，姑且也。

將也。言不將至一時或不定至一時而即飽也，與此「時」字義同。時則不至者，言槍集榆枋，一個時辰且不至，即投於地，

反映鵬之必以六月息也。兩相對照，文意極爲完密。蓋大年、小年與大知、小知，爲本篇兩要素，一時與六月，即大年、小年之類也。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？借蜩鳩之笑，爲惠施寫照。正注傳會，惠施非本篇主人，主人乃無己之姑射

神人也。篇末二段，莊子特借己與惠施論辯之言，明無所可用之旨，非寫惠施也。注乃謂爲之寫照，殊屬誤解。下做此。

俞樾云：「而字下，當有圖字。上文『而後乃今將圖南』，此即承上文而言也。文選注引此，正作『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

爲』。武按：俞說非也。蓋上句乃將然之謀，記者之所記也；此句則已然之跡，故二蟲得據而笑之。如加『圖』字，則亦爲

將然之謀，二蟲又何從知而據之以爲笑乎？文選注必涉上句而誤也。九萬里者，高也，非言其遠。適莽蒼者二澮

而反，釋文：「蒼，七澮反，或如字。崔云：『草野之色。』」三澮，猶言竟日。補釋文：「莽，莫浪反。澮，七丹反。腹猶果

然，補果，說文：「木實也。」張晏曰：「有核曰果。」按果狀多圓凸。腹飽則隆起，猶如果之狀然。適百里者，宿舂糧；

隔宿擣米儲食。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補郭注：「所適彌遠，則聚糧彌多。」武按：上引三事係插喻，以喻榆枋之

檜，不至一時，南冥之去，息以六月，以伏下「大年」「小年」句。之二蟲謂蜩、鳩。補之，是也。又何知！借人爲二

蟲設喻。正注非。此係借二蟲爲下「知效一官」等人及宋、列設喻，蓋同一不能逍遙也。文謂蜩、鳩二蟲以一時笑鵬之

六月，以數仞笑鵬之九萬里，此由己小不知彼大，故下言「小知不及大知」也。小知不及大知，釋文：「音智，本亦作

智。下大知同。」正知，承上「又何知」之知字，應如字讀，音智非。玉篇：「知，識也，覺也。」謂心與境遇而覺識也。智之

度，較知爲深。禮記：禮用知（音智）者之謀」句，疏云：「智，謂謀計，曉達前事。」荀子正名云：「知有所合謂之智。」白虎通

情性節云：「獨見前聞，不惑於事，見微知著也。」合上三說言之，謂就其所知者，加以思索謀計，而能曉達前事，見微知

著，於事機有合者，方謂之智。夫莊子之道，一則曰「離形去知」，再則曰「同乎無知，其德不離」，觀此，則知尚應去，何況勞精散神之智乎？下文「朝菌不知晦朔」二句，即釋小知也。齊物論云「小知閒閒」，亦同此義。又云「閑閑」，及「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」，與「王倪之四不知，則釋大知也」。以此知音智之不當也。小年不及大年。上語明顯，設喻駢列，以掩其迹。正此與上「小知」句，同爲本篇主要字句，東上啓下。注乃謂爲設喻掩迹，非也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列子湯問篇：「朽壤之上，有菌芝者，生於朝，死於晦。」晦謂夜。釋文：「朔，旦也。」補奚，何也。然，如此也。釋文：「朝菌，徐其隕反。」司馬云：「大芝也。天陰生糞上，見日則死，一名日及，故不知月之終始也。」惠帖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釋文：「惠，本作螻。」司馬云：「惠帖，寒蟬也，一名蜚螻，春生夏死，夏生秋死。」補釋文：「帖音姑。廣雅云：「螻，蝓也。」按即楚辭所云「寒蟄」者也。蜚音提。螻音勞。蝓音彫。蟄音將。」武按：不知晦朔與春秋，不僅小年，亦小知也，意係雙承。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，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「楚之南」下，全引列子湯問篇。「楚」，彼作「荆」。補釋文：「冥，本或作楨，同。」李頤云：「冥靈，木名也。江南生。以葉生爲春，葉落爲秋。」椿，丑倫反。武按：陳碧虛闕誤此下有「此大年也」，言見成玄英本。於法應有，以與上「小年」句爲對文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李云：「彭祖，名鏗，堯臣，封彭城，歷虞、夏至商，年七百歲，故以久壽見聞。」補成玄英云：「彭祖養性，能調鼎，進雉羹於堯。」又云：「特，獨也。」釋文：「世本云：姓鏗。」名鏗。鏗音翦。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此段從「小年」句演出。補成云：「世人比匹彭祖，深可悲傷。」武按：菌，帖

與冥、椿，衆人與彭祖，皆小年不及大年。自「朝菌」至此，證實「小知大知，小年大年」二句。「不亦悲乎」句，特就衆人之情說，非莊子重視彭祖之壽而爲衆人悲也。觀刻意篇所言可知。其言曰：「此道引之士，養形之人，彭祖（一）壽考者之所好也。」繼曰：「不道引而壽，无不忘也，无不有也，澹然无極，而衆美從之。此天地之道，聖人之德也。」蓋本篇之旨，在无爲而凝神。如彭祖之道引，非无爲也；養形，非凝神也；特以久聞，非澹然无極也。與莊子之道異，非莊子所取也。讀者於此等處如不認清，則於本書必多隔膜。湯之問棘也是已。

湯問篇：「殷湯問於夏革，張湛注：『湯大夫。』棘，革古同聲通用。補郭慶藩云：『論語棘子成』，漢書古今人表作『革子成』。詩『匪棘其欲』，禮坊記作『匪革其猶』。漢書『煮棗侯革宋』，史記索隱革音棘，皆其證。」武按：此段辭意，與前文複。所以引之者，以前語近怪，且出齊譜，恐人疑其不典，故

引湯、棘問答以實之。且前後詳略各異，足以互明。如前言北冥，謂爲北方會冥之天或會冥之地皆可，此則以「窮髮」天池、句明之。前言鵬之大，此則言其廣與修。前言鵬背幾千里，當指其修也，此則以泰山形其高與大。扶搖不知其狀也，此則以羊角形之。野馬等不知其實也，此則以「雲氣」二字釋之。騰躍而上，明槍之勢也；數仞而下，明槍之高也。「飛之至也」句，則所以笑之意較前益明矣。非此，則前語未了，前意未申，且不足徵，故複而非複也。夫豈漫爾引之乎！窮

髮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爲鯤。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湯問篇：「終髮北之北，有溟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其長稱焉，其名爲鯤。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翼若垂天之雲，其體稱焉。」按：列子不言鯤化爲鵬。又此下至「而彼且奚適也」，皆列子所

〔一〕「彭祖」原誤「彭變」，據刻意篇原文訂正。

無，而其文若「一」相屬爲義。漆園引古，在有意無意之間，所謂「洗洋自然以適己」者，此類是也。補釋文：「李云：『髮猶毛也。』司馬云：『北極之下，無毛之地也。』按：毛，草也。成玄英云：『修，長也。』搏扶搖，羊角而上者九萬里，司馬云：『風曲上行若羊角。』補淮南原道訓高注：『扶，攀也。搖，動也。扶搖，直如羊角轉曲攀行而上也。』絕雲氣，補史記天官書注，索隱曰：『絕，度也。』荀子勸學篇注：『絕，過也。』謂鵬度過雲氣，至背負青天，然後搏風而飛也。雲氣，即上文野馬等氣也。此句與下文「乘雲氣」不同，說見下。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引湯問再證。斥鴳笑之曰：「司馬云：『斥，小澤。鴳，雀也。斥，本作尺。』古字通。夏侯湛抵疑：『尺鴳不能陵桑榆。』文選七啓注：『鴳雀飛不過一尺，言其劣弱也。』按：雀飛何止一尺？下文明言「數仞」矣。「彼且奚適也？」彼，鵬。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？又借斥鴳之笑，爲惠施寫照。補正成云：「八尺曰仞。翱翔，猶嬉戲也。」釋文：『躍，曲若反。翔，五刀反。蒿，好刀反。蓬，唐韻：薄紅切。』集韻：『蒿，好平聲。』說文：『藪（去刃切）也。』禮月令注：『蒿亦蓬蒿之屬。』爾雅釋草：『繁之醜，秋爲蒿。』陸佃疏：『蒿，草之高者。』武按：斥鴳之笑，以小笑大；榮子之笑，以大笑小。前後映射，在有意無意之間。此小小大之辯也。點明。補正辯同辨，集韻：『皮莫切。』說文：『判也。』廣韻：『別也。』武按：此句爲通篇關鍵。鵬之與鴟、鸞、宋、列之與藐姑射，皆大小之辨也，而莊子所明者在大。蓋道之大者，至人、神人、聖人也。藐姑射，則至人、神人之實證也。故「藐姑射」一段爲本篇之主文，藐姑射神人則爲本篇之主人。生物之鵬，無生物之冥靈、大椿，人之彭祖、宋、列之屬，皆藐姑射之陪襯也；

「一」若「原作」皆「，據王氏莊子集解原刻本（以下簡稱王氏原刻）改。

嫺、鶯也，菌、螽也，藐姑射之反襯也。後段惠、莊之辯論，則「大」字之餘波，且借以明無用之旨者也。如此讀本篇，則前後脈絡氣勢，皆成一串。郭象於此句，乃謂「或翱翔天池，或畢志榆枋，各稱體而足」。釋其所言，是無分乎大小也，夫豈本篇之旨乎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李云：「比，合也。」補知音智。效，戶教反。行，下孟反。比，毗至反。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，郭慶藩云：「而讀爲能。能，而，古字通用。官，鄉、君、國相對，知、行、德、能亦相對。」同馬云：「徵，信也。」正此段與「宋榮子」「列子」二段，均爲至人無己、神人無功、聖人無名之反襯。此段隱示世人之數數於功名。若就世情言之，知能效官，行能比鄉，德能合君徵國，自高於常人一等，然就道言之，未免於世之功名數數然也。如是，則足以累心而損道，尚何逍遙之有乎？以視榮子之不數數然者，則非所及矣。注中郭說，未免穿鑿。官，職位也，與鄉、國對，君則國之君也。而，應如字讀。「德」字統君與國言，中以「而」字連屬成句。就狹義言，德合于一君，就廣義言，德見信于一國也。且本篇所重，在道與德，而不在能。又知效一官，卽含能義，無庸讀而爲能，添此蛇足也。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此，謂斥鴳。方說到人，暗指惠施一輩人。正，暗指「句，傅會，說見上。宣云：「如斥鴳之自以爲至。」此段由知而行而德，由官而鄉而君而國，亦小大之辨也。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同馬、李云：「榮子，宋國人。」崔云：「賢者。」謂猶以爲笑。補韓非子顯學篇：「宋榮子之議，設不鬥爭，取不隨仇，不羞囹圄，見侮不辱。」王先慎曰：「宋榮，卽宋鈞。」天下篇：「宋鈞、尹文聞其風而悅之。」釋文：「鈞音堅。」武按：又卽孟子之宋牼。輕將說罷秦、楚之兵，與榮子設不鬥爭同，故知卽一人也。其所以笑之者，以彼輩效官比鄉，合君徵國，於世數數然也。且舉世譽之而不加

勸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，郭象云：「審自得也。」補成云：「舉，皆也。勸，勸勉也。沮，怨喪也。」釋文：「沮，慈呂

反，敗也。」武按：齊語「且有後命」注：「且，猶復也。」此文「且」字，言榮子不僅不效上舉諸人汲汲於世之功名，且復世譽之

不勸，世非之沮，實高於上舉諸人一等。此亦小大之辨也。定乎內外之分，郭云：「內我而外物。」辨乎榮辱之

境，郭云：「榮已而辱人。」正心，內也。譽與非，外也。內心有主，而不爲外所動，即所謂「定乎內外之分」也。不以譽

爲榮而加勸，不以非爲辱而加沮，即所謂「辨乎榮辱之境」也。郭注非是。斯已矣。成云：「榮子智德，止盡於斯。」

正注非。言榮子僅定內外，辨榮辱，如斯而止矣。意注射下句。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言不數數見如此者也。

正注欠分曉。釋文：「數數，音朔，下同。司馬云：「猶汲汲也。」武按：言榮子於世未嘗汲汲也。世之所重者，惟功與名。

榮子之於世未數數然者，即不汲汲以求世之功與名也。然如列子，則並功與名之心而無之，又高榮子一等矣。此亦小大

之辨也。淮南傲真訓：「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不加沮，定於死生之境，而通於榮辱之理。」（中略）視天下之

間，猶飛羽浮芥也。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？足證本義。分分，猶數數也。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司馬云：「樹，立

也。至德未立。」按：言宋榮子不足慕。正按語宜刪。榮子不以世之譽與非而勸沮，較之比鄉、合君、徵國者，能自樹立

矣。然定內外，辨榮辱，是尚有物我榮辱之見存，猶未能脫然無累，卓然自樹也。且定內外之分，未能無己也；辨榮辱之

境，未能無功與名也。未能無己、無功與名，心亦何能逍遙乎？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成云：「列禦寇，鄭人，與鄭繡（一）

公同時。」按：列子黃帝篇：「列子師老商氏，友伯高子，盡二子之道，乘風而歸。」下又云：「隨風東西，猶木葉幹殼，竟不知

風乘我邪，我乘風乎？」楠田子方篇：「列禦寇爲「一」伯昏無人射。」德充符篇：「子產師伯昏無人。」應帝王篇：「列子歸，以告壺子。」列子黃帝篇作「壺邱子」。司馬云：「名林，鄭人，列子師。」呂覽下賢篇：「子產往見壺丘子林。」以此知列子與子產同時。而劉向云：「列子與鄭繆公同時」，成氏之說當本此。讓王篇言鄭子陽遺列子粟，并見呂覽、列子、淮南等書。考左傳魯襄二年，言子罕當國，子駟（即子陽）爲政。時鄭爲成公之十四年，去繆公之卒，已三十四年矣。如劉向所說，則其時列子之年，在四十上下。今假定爲年四十，越五年，爲鄭簡公元年，鄭侵蔡，獲蔡司馬。鄭人皆喜，惟子產不順，云云。子國怒之曰：「爾何知？童子言焉，將爲戮矣。」以此知子陽遺粟時，子產尚在童年也。簡公十二年，子產始爲卿。二十三年，子皮授子產政。定公八年，子產卒，去子駟爲政時已四十九年，此時列子年且九十矣。是年爲魯昭公二十年，孔子年約五十二。天運篇言孔子行年五十有一，南之沛見老聃。是此時老子尚未出函谷關也。達生篇、呂覽審己篇，均言列子問道於關尹，此事必在關尹函谷問道之後。蓋列子未及老子之門，間接問之於關尹也。此時列子之年且踰百歲矣。其卒於何時，書闕有間，無從稽考。然彼能乘風者，自不可以恒人之壽例之也。冷然善也，郭云「三」：「冷然，輕妙之貌。」補釋文：「冷音零。」武按：此喻列子超然世外，無功無名，故能冷然善也。然其遊猶有所待，亦僅冷然善而已，尚未能逍遙也。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成云：「致，得也。得風仙之福。」按：言得此福者，亦不數數見也。正按語非。郭注：「苟有待焉，則雖御風而行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。」又云：「自然御風行耳，非數數然求之也。」成疏：「旬，十日也。」武按：此喻列子尚不能如至人之無己。蓋福者，一己免乎行，御風冷然而善之福也。列子

〔一〕「爲」原誤「與」，據田子方篇改。

〔二〕「云」，原作「注」，據王氏原刻改。

猶待風而行，是未能捨己之福，卽未能無己也，特不汲汲求此福而已。「風」爲篇中着意之字。蓋效、比、合、徵，及榮子等輩，塵累濁重，不能乘風也。鵬能乘風矣，然必待扶搖之飄風，而後能絕雲負天；必待九萬里之厚風，而後將圖南。夫颯則非風之正，厚則非冷然之輕妙也。列子能乘輕妙之風矣，然不能無所待也，不能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氣之辯也。觀此，知已上各文，無一不從反面爲下文蓄勢。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雖免步行，猶必待風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同馬云：「六氣，陰、陽、風、雨、晦、明。」郭慶藩云：「辯讀爲變，與正對文。辯、變，古字通。」補郭說是也。管子戒第二十六：「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，御正六氣之變。」可證古辯、變通。此二句言乘天地陰陽之正，御陰陽六種之變氣也。正者，未變者也。順之而遊，故曰乘。及變而爲六氣，則因勢而動，隨感而應，如御馬之有控、轡、縱、送然，故曰御。此二句在本篇最爲精要。下「藐姑射」一節，卽設喻證明此義者也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：「陰陽者，天地之道也。」天元紀大論云：「陰陽之氣，各有多少，故曰三陰三陽也。」至真要大論云：「帝曰：『善！願聞陰陽之三也何謂？』岐伯曰：『氣有多少異用也。』」王冰注：「太陰爲正陰，太陽爲正陽，次少者爲少陰，次少者爲少陽，又次爲陽明，又次爲厥陰。」據此，則所謂乘天地之正者，乘天地之正陰正陽，卽乘太陰太陽也。或問：此僅曰「乘天地之正」，何以知「正」字指陰陽言也？答曰：天地，卽表陰陽也。陰陽應象大論云：「積陽爲天，積陰爲地。」呂覽有始篇注：「天，陽也。地，陰也。」文選東都賦註引范子云：「天者陽也，地者陰也。」蓋陰陽者，天地之道；天地者，陰陽之象。潛移默運者，陰陽也；形象著明者，天地也。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故此卽以「天地」二字代陰陽。本書如此活用之例不一。如秋水篇云「牛馬四足是謂天」，以天表自然之義也。天地篇云「無爲爲之之謂天」，以天表無爲之義也。應帝王篇云「示之以天壤」，亦活用者也。

故此「乘天地之正」，即乘陰陽之正也。然不直曰「乘陰陽之正」，而必曰「乘天地之正」者何也？答曰：以陰陽有多少也。如陽明、厥陰之類，陰陽少而未盛，不得謂之正也。必陽升於天，陰降於地，然後至於極盛之位，方可謂之正陰正陽，方可以「天地」之字表之。今姑以陽論。易曰「時乘六龍以御天」，謂按時節，次第乘六種之龍以上升。自乾之初九，以至九五，陽方盛而至於天。故九五之爻曰「飛龍在天」，即在天之陽也。此陽，方可謂之正，方可表以天。九五以下，如少陽、陽明等，其陽未盛，未至於天，則不可以天表之也。地之表陰，可以類推。易所謂「御天」，即此之「乘天」也。故不曰「乘陰陽之正」，而曰「乘天地之正」也。天元紀大論又云：「寒、暑、燥、溼、風、火，天之陰陽也。三陰三陽上奉之。」至真要大論又云：「岐伯曰：『厥陰司天，其化以風。少陰司天，其化以熱。太陰司天，其化以溼。少陽司天，其化以火。陽明司天，其化以燥。太陽司天，其化以寒。』」是此所謂「六氣」者，即寒、暑、燥、溼、風、火也。所謂「御六氣之辯」者，即御此三陰三陽所化寒、暑、燥、溼、風、火之氣也。陰陽無質，化氣則有質，故此謂「乘天地之正」，而不謂「乘天地之正氣」，以正陰正陽尚未變化為氣也。至司馬以陰、陽、風、雨、晦、明訓六氣，係據左傳昭公元年秦醫和之說。素問在和前，和說當本諸素問，皆醫學家之言也。在易則於三陰三陽升降變化之際，分之為六位，演之以六爻。六爻之在乾陽卦內者，就其高下之位，象之以六龍。故易曰：「六位時成，時乘六龍以御天。」疏言：「乾之為德，以依時乘駕六爻之陽氣，以拱御於天體。六龍，即六位之龍也。以所居上下言之，謂之六位也。陽氣升降，謂之六龍也。」疏語最為明晰。下「御飛龍」，即乾卦六龍內第五位之龍，實即升居五位之陽氣也。故此二句之義，本之於易。又本之於老子之言。田子方篇，老子曰：「至陰肅肅，至陽赫赫。肅肅出乎天，赫赫發乎地，兩者交通成和，而物生焉。」所謂「乘天地之正」，即乘此肅肅之至陰，赫赫之至陽也。交通成和者，謂